

菲莎文萃 第94期

总顾问： 嵇弦  
顾问：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 
主编： 冯玉  
副主编： 刘明孚 靖莲英 杨柳  
编委：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 
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 
加拿大大华笔会

本期责任编辑 / 段莉洁

# 并不平静的平安夜

文 / 孙博

平安夜一早就起床，老方两口子就开始忙碌了。一直忙到傍晚，总算把八菜一汤准备妥当了。这些菜肴都是两个闺女的心头好。

讲起方家双胞胎姐妹，那可是远近驰名。老大叫晓丹，晚出生十多分钟的妹妹叫晓彤。她俩从小就是美人儿，不去参加选美还真是浪费了天生丽质。

姐妹俩在多伦多并不起眼的高中毕业，同时以全额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，轰动一时。朋友们纷纷上门，向“哈爸哈妈”讨教育女经，本份的老方说夫妻俩没读过大学，也没钱让孩子上过一天补习班，只是上帝特别眷顾他们家，给了他们最好的一对礼物。

老方讲得也没错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而立之年的他只身从中国南方来到加拿大，学了一年西餐料理，就在一家大酒店西餐部找到了工作，一干就是30年，直到最近因心脏病提前退休，最高职位也就是个二厨。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酒店认识了女侍应司徒秀娟，翌年就把小7岁的她娶回了家。秀娟长得极其标致，她是第二代台山移民。

双胞胎姐妹的精彩还在后面。四年寒窗苦读，两人分别从经济系和计算机系毕业，又同时以全奖在哈佛念了硕士。两年后，晓丹拿了

MBA，在华尔街投资银行找到优渥的工作。晓彤获得电子工程硕士之后去了硅谷，在一家上市公司当工程师。几年工作下来，两个人的年薪都过了15万美金。前年姐妹俩拿了不少钱出来，硬逼家里换了大房子，说是要让父母享受晚年。老方高兴得还偷偷哭了一场。

老方两口子自从搬进富人区后，感到生活品质上升不少，最明显的是四周环境幽静，不像以前住的地方常常听到高分贝音乐声或者吵闹声。老方种起了花，秀娟练起了瑜伽，两人还常常周游世界，光邮轮就坐了好几回，两口子一切心满意足，都是托千金的福啊！

过了6点，两姐妹同时出现在父母面前，老方惊讶之余感到有点儿纳闷，本来讲好是一前一后回来的。原来，姐妹俩早已悄悄商量好，晓丹从纽约飞多伦多，在机场等一个小时，与从旧金山飞来的晓彤会合，两人合打一辆车回家，并且叫的是优步。

老爸搞清缘由后马上竖起了大拇指，表扬她俩保持劳动人民本色。老妈则夸奖现在的年轻人真懂得消费。

相互寒暄后开饭了，老方特地开了一瓶五粮液助兴。看着姐妹俩时而狼吞虎噬，时而争先恐后的样子，老两口子笑得合不拢嘴。



酒过三巡，老方扫了一眼两个闺女，慢慢说起来：“我快60岁了，你俩也足足28了，个人问题还是没有眉目吗？我都等急了。要求不要太高，能过日子就行了……”

秀娟也在一旁敲起边鼓：“再这样下去，你们真的要变海外剩女了。”

讲起这个话题，可真是老两口的心病啊。两个闺女什么都是优秀的，但从来没听她们提起男孩子，更没见到她们带过男孩子回来，每次问起她们都是打马虎眼。老两口子商量了好几个月，趁今晚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！

两姐妹见父母不停地左右开弓，看是躲不过去了。两人对视后，先是姐姐晓丹开口：“事实上，我俩早就有男朋友了，就怕你们不喜欢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喜欢的，只要是个男的就可以。”老方打断大女儿的话。秀娟也急了：“不要找个老头子回来就好了。”“爸，妈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”晓彤说道。

在老两口的强势压力下，晓丹拿出手机，按出一张她和一个男子的合影，说道：“他是个律师。”

老方取下眼镜一看，火冒三丈：“怎么是个白人？身上都是毛，还没进化好呢……”

“爸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诬蔑人家！”晓丹斩钉截铁地打断父亲的话。老方和大女儿唇枪舌剑起来，火药味越来越浓，秀娟劝说也没用。

过了一阵，秀娟干脆把话题转向晓彤：“你的总是中国人吧？”晓彤无奈地摇摇头，边掏出手机边说：“他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黑人，也是电脑工程师……”

扑通！老方还没听完就晕倒在地板上。

晓丹打911后十多分钟，救护车和警车全部到了。老方被抬上救护车，秀娟紧随其旁。

救护车鸣笛而去，两姐妹开着家里的车紧跟而上……



## 作者简介

孙博，加拿大知名作家、编剧。现任加拿大网络电视台总编辑、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中国芯传奇》等十多部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韩、日文。发表影视剧本《中国智造》等。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、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、北京市广电局优秀剧本奖等。

# 《生存》的教育意义

文 / 赵庆庆

“加拿大文学女王”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是被中译最多的加拿大作家之一。她的《生存：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》，到今年问世整整五十年了。作为雅俗共赏的名著，它被译成多种语言，让世界见识了独具魅力的加拿大文学。





有幸成为《生存》的中译者，笔者认为该书的教育意义至少有三：

### 一. 它教育了加拿大文学存在且独特。

加拿大 1867 年立国后，长期承受着英、美的同化压力。加拿大对本国文学不甚了解，甚至没有信心，学校也不教授本国文学。加拿大文学史专家 F·W·瓦特幽默地写道：“也只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，加拿大文学才崭露头角，打个譬喻说吧，和麦子、木材、红鲑鱼一道成为外销的商品。”

20 世纪 60 年代，阿特伍德漫游加拿大，带着装有自己书的箱子，朗读后就卖书。那时，罕有书店出售加拿大文学书籍。听众问她最频繁的两个问题是：“加拿大文学存在吗？”“假使存在，和英美文学相比，是否只有二流水平？”

也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，加拿大涌现出玛格丽特·劳伦斯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、罗伯逊·戴维斯、艾丽丝·门罗等一批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和诺思洛普·弗莱这样的批评大家，加拿大文学才算真正走向世界。当同胞迷茫而渴望做独立独特的“加拿大人”时，阿特伍德的《生存》恰给予其以幽暗中的曙光，以骨血里的力量，也给了西人，尤其是欧美中心论者，正视加拿大文学的窗口。

### 二. 它教育了加拿大师生怎么解读本国文学。

1971-72 年期间，阿特伍德在约克大学教书，惊见加拿大文学被纳入课程，却无合适教材。她利用自己丰富的阅读储备，现编现写，最终汇成《生存》一书，为加拿大师生授业解惑。

在她看来，英国、美国和加拿大各有鲜明的文化象征：英国的象征是“岛屿”（island），独立自主，等级森严，安于现状；美国的象征

是“边疆”（frontier），幅员辽阔，不断扩张，锐意求新和征服；至于加拿大，自然环境严酷寒冷，文化上处于被殖民被歧视状态，因此，活命上升为第一要素，追求文化保存和独立成了每个族裔的梦想。于是，“生存”（survival）成了加拿大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象征。

围绕“生存”主题，阿特伍德构建了全书框架，指出加拿大文学“不仅存在，而且独具风采”，拥有关于“生存”的诗歌、戏剧、小说等多文类作品。全书 12 章，每章末都有深受欢迎的短书单和长书单。短书单供时间紧张的师生使用，不超过四本书，列出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和价格。入选的一个标准是该书要有简装本。长书单则包括该章提到的所有书籍，列出书名、作者和出版社。

### 三. 它教育了各国读者“生存”是全人类的主题。

2019 年，阿特伍德像全球各地人们一样，开始新冠疫情下的居家隔离，同时不辍创作和世态关注。她和妹妹用家中的东西包括消毒洗手液制作木偶，以爱伦·坡的经典小说《红死病的假面舞会》为蓝本，在广播节目中，表演“隔离木偶剧”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她表示：“我一直在练习独处。是的，这很难，但我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孤单。”

当新冠病毒来势汹汹、肆虐全球时，“生存”成为每个人最渴望的需求，每个国家最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加拿大人曾在自然严苛和文化歧视中为“生存”而战，不甘心永做“受害者”，那么，其他族裔、其他国家呢？

《生存》最后一章表现了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学的乐观态度。虽然，加拿大文学表现“生存”主题，描写的多半是生存不下来的悲剧，但这正表明加拿大文学已然形成自己沉重而独特的传统，使其不同于经常与之比较的英国文学、美国文学、法国文学等。阿特伍德鼓舞同胞：“脚下踏着荒地，强过一脚踏空。地图，只要准确，强过什么地图都没有。”

的确，《生存》成了加拿大文学导读图，通俗易懂，明晰诙谐，而“生存”的主题自古就超越了文学、族裔和国界，横亘在全人类面前。

对《生存》的批评之声不是没有。为避纷扰，阿特伍德不得不从多伦多市搬到乡下居住。在再版序言中，她自嘲“就像游乐场里供人射击的机械鸭子”。《加拿大百科全书》评介：“对于《生存》，众说纷纭，有时争论还很激烈……不管哪种情形，《生存》都是一本睿智、真诚、风趣的作品，极大地影响了加拿大文学的读者。”

《生存》出版后仅一年，便破天荒卖出了三万册，且屡版不衰，直至今在。它的教育意义与时代同行。



#### 作者简介

**赵庆庆**，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，先后主持中国教育部分“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”和“加华作家系列访谈构建研究”两项目，出版《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》等书和多部译著，曾获省、部和国家级奖项。



# 除夕之夜

文 / 王维新

雪已经下了三天，小镇的除夕夜格外寒冷。外面不时传来鞭炮爆炸的响声，天空忽明忽暗闪现着一束束亮光，焰火给节日的小镇之夜涂上了璀璨夺目的光彩。

墙上的石英钟已经指向 23：40 分，再有 20 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。在小镇卫生院的急诊值班室里，火炉烧得正旺，炉子上面放着一个钢精锅，锅盖缝隙中冒着热气，桌子上的小菜板上整齐地排列着四排饺子，旁边放着一瓶普通红酒。正在值班的高艳琴准备在值班室里过除夕之夜了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带着一股嗖嗖的冷风，走进来一个浑身雪水和泥巴的男子，他穿着工装，头戴安全帽，身背一个工具包，左手捂着右手，手指在滴血。他叫张志刚，是镇上电管站电工，刚去西区排除停电故障时，手指被划破了。

高艳琴立刻紧张地忙碌起来，她给他消完毒，细心地包扎好，让他坐在火炉边烤火取暖。

时钟告诉他们新年到了。她洗了手，把饺子下到沸腾的开水锅里煮着，转身对张志刚说：“你也在这里过除夕夜吧，饺子我包得多，一个人也吃不了。医院领导还特意给我送来一瓶红酒，慰问值班的大夫。”



张志刚搓着粗糙的手掌说：“那怎么好意思。”高艳琴笑着说：“我们都是不能和家人团圆的值班人，咱们在这里过除夕也挺有情趣的。”

饺子煮好了，她盛到盘子里，放在一只椅子上，找来两只小碗倒上红酒，放在饺子旁，叫张志刚入座。一种温暖温情的气氛在小屋里荡漾，火炉被烧红了，映照两个微笑的脸庞。

高艳琴举起酒杯，笑着说：“过去的一年就要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，我祝愿小镇上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幸福！”

张志刚端起酒杯与高艳琴碰了一下，抿了一口说：“我祝愿小镇上的老百姓在新的一年里用上更多更好的电器，使他们生活得更加美满。”

他们正在吃饺子，小镇敬老院院长打来电话，说一个老人的血压特别高，降不下来，还有发烧的症状，请她能不能出诊去给看一下。高艳琴放下话筒，立刻穿上白大褂，背上出诊箱，就要出门。

张志刚站起来说：“我陪你过去吧，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。”

高艳琴默许了。

门被打开了，冷风呼呼作响，外面是一片银白的世界，大雪将山川、沟壑、树木、田野、房屋全都覆盖了，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象。晶莹的雪景使深夜反倒不怎么黑了，只是人脚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，雪水冻成冰茬了。

敬老院在半山上的一个小院子里，上坡的时候，人脚踩上去直打滑，高艳琴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张志刚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拽着她爬上了打滑的陡坡。

敬老院里灯火通明，院长把高艳琴领进患病老人的屋里，她立刻给他测血压，量体温，她把一个小药片放在病人舌下让他含着，半个小时后，血压降下来了。高艳琴又给他开了退烧的药，嘱咐让病人多喝水，不要吃油腻的食物。



处理完这个病人，高艳琴转身出门，她以为张志刚早就走了，没有想到，他站在门外等着她。她很惊讶：“你怎么没有走啊？那，那为什么不进来呢？外面这么冷。”

张志刚憨厚地笑着说：“你是医生，我进去算干什么的。我不走，我是担心你下坡时会滑倒，我要保护你。”

一股暖流涌进高艳琴的心田，她的眼眶湿润了，她在小镇医院干了15年，第一次享受别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关爱。

天气依然寒冷，但是，高艳琴心里热乎乎的。

他们回到卫生院值班室时，只见一个高大的黑影在砸门：“喂！开门！谁在值班？”

“我。”

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，那人一回头，看见高艳琴和张志刚，嘿嘿笑着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从北京来看我，我们喝酒喝高了，他在昏睡，我担心会出什么问题，来找你给他开一点解酒的药。”

高艳琴认识这个人，他是小镇水管站的水管员刘玉泰，看样子也是值班的人。她打开房门，把张志刚和刘玉泰让进屋，招呼他们烤火，她

便忙着给刘玉泰找他要的药片。张志刚坐在凳子上，刘玉泰蹲在火炉旁，两个手抱着火炉取暖，他对张志刚说：“高大夫可是咱们小镇的救星，听说县医院要调她，协商了几次她都没有去。是不是啊，高大夫？”

高艳琴把一个小纸包递给刘玉泰：“好一点的大夫都往上走的话，基层的老百姓患了病，能来得及去县里省里治疗吗？再说，我已经习惯了小镇和谐温馨的生活环境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是温情的，我的生命注定要和它们并存。”

张志刚呐呐地说：“高大夫是个好人。”

刘玉泰说：“我听镇上的小汪说，明天大年初一，镇上、县上的领导要来慰问咱们节日值班的人呢，你说咱们面子大吧？”

高艳琴洗了她刚才喝酒的小碗，倒了半碗红酒递给刘玉泰：“刘师傅，喝了这碗酒，艳琴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明年抱上大胖孙子。”

刘玉泰脸上笑开了花，抹着唇边的酒滴，出门去了。

这时，天已经大亮，很快，东方的一道金光照射在雪地里，彩霞万道，大年初一的早晨到来了！小镇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大喇叭里放着相声和京韵大鼓等曲艺节目，笑声、掌声响成一片。



#### 作者简介

**王维新**，笔名秦千文，加华笔会会员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陕西日报》《世界华人周刊》等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600多万字，获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小说学会、徐霞客游记文学奖、蒲松龄散文奖、北美海外征文奖170多次。主编书籍10多部，创作拍摄电视艺术片脚本18部，有的作品被翻译成16种语言。



她时头是低着的。但每年春节，我们都在爷爷奶奶家度过。炉火烧得通红，蒸锅里放着热菜，大人们就着昏黄的灯光，围着长方形的大案板包饺子，小孩子们则在一起玩闹。母亲做的饺子肉大油多，是我的最爱。有一年，我们突然发现八岁的小妹和姑姑家的女儿，迷迷糊糊地躺倒在大炕上，小脸儿红扑扑的。旁边，躺着空空的红葡萄酒瓶和装牛肉的空碟子。“真是酒足饭饱啊！”我们笑了起来。

包饺子是爷爷教我的。男人这样有耐心，也足以看出他对我的偏爱，他有机会便教我，凡是他能想到的。我结婚第一年过春节回家乡去看他，他把我先生支出去，传授给我祖传的头部按摩绝技。他的帕金森氏病已经很严重了，站立不稳，只能坐在炕沿上，用颤巍巍的手，在我头上做示范。我感动又心酸，病魔把帅气的爷爷折磨成了这个样子！现在，我好想回到那时，去抱抱爷爷，告诉他我爱他！只可惜和家人拥抱是来美国后才学的，还是女儿教的，她的美国家庭的朋友说家人最重要，要经常拥抱。我们渐渐习惯了拥抱和说我爱你。

每年过年餐桌上都有猪头肉。在美国的第一个春节，我们寻遍中国超市，买得半个猪头。不巧那天先生的美国同事来访，那枚猪头实在太醒目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皱起眉头问，“这个怎么能吃？”搞得我们对猪头产生了心理上的厌恶，只好都扔掉。现在想来实在可惜。

出嫁后，春节在公婆家过。炖羊肉和炒豆腐成了我最爱的新美味。公婆把一锅加了生姜、葱段、花椒和大料的带骨头的肥瘦相间的羊肉，在煤火上慢炖。羊肉浸了各种调料的精华，奇香无比。回城时，公婆给我们装满满的一铁盒子炖羊肉。到了我们的小家，我们把它冻起来。吃时，小心翼翼地用勺子从一角挖出一小块儿，加汤和葱花，转眼间两碗热腾腾的羊肉面便上了桌。婆婆家的豆腐是我吃过的最有豆味儿的豆腐，卤水点过的、硬硬的，和西红柿炒在一起，等西红柿炒化的时候加葱花出锅，让我这不喜欢吃豆腐的人也喜欢上了豆腐。每年春节，我们的桌上总有一盘炒豆腐。

只有一年我没在婆家过春节。年关先生去北京新东方学英语，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娘家。娘说，嫁出去的女儿在娘家过年对娘家不利。很显然我不知道这风俗。但人回来了总不能再退回去，母亲计划把我送到旅馆里去，说他们到时去旅馆里陪我坐坐。我担心镇上的旅馆不干净，但什么也没说。后来母亲不忍心大过年的把女儿丢到旅馆里，让弟弟骑摩托把我送到附近的小姨家。小姨人长得漂亮，是一名教师。我上初中时小姨怕我想家，让姨父把我接到她家过周末。我和小姨睡在一张床上，往事翻卷而来，我们聊到半夜。小姨家的相框和我家的无异，大大小小的

照片都粘在一个大镜框里。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三岁时的照片：身穿花格子上衣，小脸儿圆嘟嘟的，头上顶着一个冲天小辫儿。这是我最早的照片了，母亲后来说是从小姨从我家抢走的。我想把那张照片带走，无奈脸皮薄，只好在那张照片前驻足再驻足，把自己的小模样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
过春节要走亲访友。我最喜欢姥姥做的臊子面，肉不多，但很香。姥姥慈眉善目，笑呵呵地、从容自如地招待着我们这一群贪吃的外甥们。访的朋友皆小学同学，因我的小山村只有小学。在那物质贫瘠的年代，没什么电子设备，女孩子们穿着妈妈做的大一截的新衣裳串门。上初二的那个春节，我们去改秀（化名）家，她病了，躺在大炕一角。后来听人说，她刚做了流产，作孽的是瘸着一条腿的老张。我们家是祖传的骨科世家，城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，这其中就有摔断腿的老张。改秀和两个姐姐是村里的“三朵金花”。改秀家的小卖铺开在医院对面，一来二去全家人都和老张混熟了。改秀的母亲和老张混，年幼的改秀竟也和老张混。利用美貌这个不花钱的资本，总能从城里人那儿赚点儿好处吧？比如找个城里的工作。老张还算讲义气，给改秀找了城里的丈夫。那人却是个老光棍，老张不过是为了方便长期霸占改秀罢了。村里医疗条件不好，改秀因为老张数次流产，不能再生育，只好领养了个女儿。我偶然在城里看到改秀，她头发枯黄，一脸茫然、灵气全无。一张城市户口改变了她的一生。



在美国的第一个春节，先生去上班，我独自在家哭了一天。那时，思念的已不是春节的美食，而是父母亲人。我后悔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多回去看看父母，现在想见他们一面却要穿越万水千山，要付昂贵的路费，还有身份的限制。打长途电话，也只能听听他们的声音。母亲说她想我，我的声音在电话另一头哽住，于是电话里有短暂的沉默，然而我们又都竭力找着欢乐的话题。母亲思念我急了，就问：“你怎么走那么远啊？”

一年年如流星飞逝，公公婆婆已相继仙逝。过春节时我也不再哭泣，我想这就叫习惯吧。今年，虽疫情作祟，但春节仍会翩翩而来。我会做一桌美食，和家人在视频中相聚。爱，无国界。



#### 作者简介

**段莉洁**，笔名若妖，曾在中国做医生，现在美国做艾滋病研究工作。坚持写作18年，海外文学城名博，发表文字百万。加拿大大华笔会理事，《加华文苑》散文部编委，《菲莎文萃》编委。曾为《大纽约生活网》特约记者，在全球征文比赛“我的父亲母亲”中获佳作奖，在天鹅杯“中秋”征文中获传统文化奖，在“汉连杯”世界华文科幻小说大赛中参赛作品被推为佳作。

# 春节的回忆

文 / 段莉洁

我来美国二十一年了，春节们来了又走。每年春节，往事丝丝拉拉如约而来，带着酸酸甜甜的思念。

脑海里最先出现的是上大学以前过春节的画面。那时，爷爷奶奶健在，父母正当年。家里人全，家是完整的。后奶奶对我们较刻薄，据说我十六岁逝去的姑姑被她折磨而亡，平日里我靠近